

相比早已觉醒的心理 当代女性艺术家仍未获得应有地位

■本报记者 唐永明

女性的崛起,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来势迅猛。当今象征着权力的国家和政府部门,好多都由女性执掌,这在西方尤其显著。如今的世界纷繁复杂并非一派祥和,女性执政的现状令人惊讶和备受鼓舞。但在美术界,就是另外一种迹象了。

美术界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只是在某些特别的时间节点,总会不自觉地拿出来加以讨论一番,过后则又会被淹没在时间的烟尘里。

国内著名艺术家有很多,如过世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等等,在世就更多,不胜枚举,蔡国强、徐冰、张晓刚、黄永砅、刘小东等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不小的声望。在一个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体系中,突出重围并在国际上有所建树的女性艺术家,有,但真的不多,这说明了什么?

在艺术史上,女性曾经长期被边缘化,受到各种制约。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没有著名的女画家,长期以来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经典大师基本为男性,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女性艺术家常被忽视是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她们不能接受正规训练或参加画会和展览等,因此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和画廊中女性作品凤毛麟角,比例远低于男性。

现如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女性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毫无障碍,任何艺术教育没有性别之分,只有兴趣之分。在国内放眼望去,美术院校中超过半数都是女生,有些甚至达到三分之二。女性在今天,能放开手脚参与任何艺术活动。她们的心理觉醒要早于时代的更迭,当代女性的思想、观念甚至比许多男性都要开放和前卫。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上述现象呢?

抛开为数不多的几位成功的知名女性艺术家不说,大部分女性画家会被社会贴上某些“标签”,人们对女性作品有刻板印象:比如认为她们的主题一般较狭隘,情感化,私密化,注重小情调,评论家在形容女性和她们的作品时,总是喜欢用“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创作的……”这种语调,还有类似“表现了女性温婉含蓄的性格”等等单一化评语。媒体对女性艺术家常强调性别身份,而非纯粹的艺术价值。

因此,女性一直被期待创作符合性别特征的作品,感情色彩浓郁一度消弭了作品的思想深邃性,从而偏离艺术市场的轨道。这种偏见约定俗成,好似一个紧箍咒套在她们的头上。如果她们画出了离经叛道,或者迥异于女性特点的作品,舆论和大众的审美是需要一个缓冲期和适应期的。女性艺术家如果主动挑战传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勇气。这也就是为何大部分女性艺术家仍然在沿着被设定的那条道路踽踽独行。我们只听说过XX女书画家协会,从来没听说过有XX男书画家协会的存在,这种强调性别前缀的抱团本来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而男性则不一样,他们的作品有被

视为“宏大”“哲学性”和富有“张力”“生命力”的先天条件,他们任何的改变创新、不走寻常路都被认为是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表现,被赞深刻和有思想,这也鼓励他们敢于突破桎梏,敢于冲破藩篱,与国际接轨。甚至在继承传统、深研绘画本体语言和创作大幅作品上,他们天生有着更旺盛的体力和精力。所以他们往往能肩挑重担。美术界主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几乎都是清一色以男性艺术家为主创,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端倪。

其实许多艺术家夫妇双方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各有风格和建树,但往往男方在社会交往中比较活跃,或者社会地位上占据主导,出镜率高,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掩盖住女方的光芒。女方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这种光环笼罩之中,慢慢地就会习以为常,甘于蛰伏或者附属,这种现象在各大艺术院校中尤其多见。

艺术行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旱涝不均。处在塔尖的那部分人是艺术市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大受追捧,钱对他们而言就像个虚拟的数字,信手就能拈来,而对处于塔基的普通人而言,收入不稳定,可能连基本生存都很难保障,养活自己都累,更别说家庭了。在这种状况下玩艺术,好多人被认为不负责任、不务正业、不伦不类,社会对待这样的男性包容度会更大,而这样的女性则会受到更多的来自周围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女性天生对稳定性的需求更为强烈,所以一旦受阻半途放弃艺术的会更多一些。

建立家庭后的女性艺术家,还需要平衡家庭与职业的关系,导致时间分配上带来冲突。社会期望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于是发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谬论。另外,生育和育儿的过程会中断女性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这对十分需要连贯性的艺术探索而言,是一种重创。家庭观念较重的中国女性尤其会受到这方面的困扰。而男性艺术家他们虽然对家庭也有所付出,但相对于女性来说,他们更有离开家庭束缚进入工作室的个人理由和那种潇洒的态度。

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后的机会也可能不平等。画廊代理、展览机会、拍卖价格等方面受历史原因、行业结构性问题影响等,是存在性别差异的,当代女性艺术家在追求职业发展时,往往需要克服比男性同行更多的系统性障碍和社会文化压力。尽管艺术领域的性别平等有所进步,但进步缓慢,社会观念、社会压力对女性仍构成严峻挑战。

由此可见,女性艺术家想要取得成就、获得认可确实需要“额外的付出和挑战”,以及突破人们的惯性思维和行业结构性歧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态下,通过个体努力与社会观念的转变,当代女性艺术家正逐步改写艺术史的性别叙事。需要坚信,每一次这样的探讨看似成效微弱,但都是社会和行业进步的催化剂。



罗玉鑫 和光 235×165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储楚 璀璨的星-小雨星空 120×120cm 综合艺术 2022年